

一九八〇年二月

一九八〇年第五届学术年会



经济学论文集

(上)



吉林省经济学会

一九八一年二月

目

- 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小结
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赵 洪 (1)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于俊文 (16)
试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 王淑馨 (26)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目的的观点和
马克思所作的评论 刘永成 (36)
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离不开对
商品的分析 万 欣 (44)
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表述与内涵
——兼与张朝尊同志商榷 胡晓风 (59)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生产目的与社会生产
目的之辩证统一
——与吴振坤同志商榷 冯宝兴 (66)
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直接目的
..... 戴星东 韩明希 曹 序 (81)
试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及其实现问题 傅华山 (89)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现实标志问题浅议
..... 赵如堂 陈中杰 (99)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通过价值形式
来实现 赵玉林 李雅琴 (107)

对马克思揭示的公有制经济首要规律

内涵的初探………戴星东 曹序 韩明希 (118)

遵循时间节约规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的生产目的………陈简 (128)

按照统一的商品经济原则发展我省

国民经济………王才楠 全兴洙 (143)

从“梅花鹿”牌怀表大量积压看我们经济

制度上的弊病(调查报告)………蒋光宜 (153)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

规律的客观要求………刘玉珍 (159)

有关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钱世居 (165)

试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杜润生 (174)

对竞争的几点认识………王干一 (181)

关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刘树森 (194)

试论我国的积累和消费………魏浩光 (206)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累、基本建设和固

定资产更新的概念及其关系………王才楠 今兴洙 (219)

努力提高经济效果是现代化建设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高群 (230)

试论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果问题………黄连新 马进中 (246)

社会主义资金运动与经济效果………蔡象赞 (260)

职工教育投资及其经济效益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教育的调查

………王显润 王守安 傅华山 (270)

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赵 洪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由马克思制定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为了从整体上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给反映出来所采取的一种逻辑的叙述方法，这个方法在《资本论》的方法论当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党中央号召县以上领导干部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学习《资本论》第二卷，以便更好地总结我国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认识、掌握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因此，为了深入学习《资本论》这部宏伟的科学巨著，就有必要探讨一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资本论》的叙述方法。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法方是建立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或理论体系的唯一正确方法

（1）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相反的方法

马克思在《导言》中曾经指出，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曾经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方法。一种是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另一种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前一种方法是十七世纪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而后一种方法则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采

用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在批判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时说，他们“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这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7—38页。）当然，我们必须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恰恰相反，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一贯主张研究从现实着手，从实际出发的。在这里，马克思所反对的并不是研究要从具体出发的问题，而是反对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系时，即对经济规律进行理论叙述时，采用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反对那种从现实整体的浑沌表象着手的方法。因为如果采取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正确的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理论上给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只有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是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唯一正确方法。

当然，马克思以前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试图运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例如，古典学派的创始者威廉·配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已经初步尝试应用抽象法。亚当·斯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曾经运用过这种方法。亚当·斯密所用的内在的方法实质上就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当然斯密在应用他的内在方法时，是从他的唯心主义出发的他的方法则是形而上学的。

古典学派的完成者李嘉图，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克服了亚当·斯密方法论上的二元论的缺点，把古典学派的方法论发展到了顶点。他所应用的抽象法，简单地说，就是以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原理为其出发点的。他在研究其他经济范畴时，都是以这一原理为标准，看它们是否与这一

原理相适合，还是相矛盾。这一点，正是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方法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是，李嘉图在应用这一方法时却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第一，李嘉图从他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根据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应用抽象法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抽象得超过了他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征都给抽象掉了。李嘉图把本来是人类社会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生产关系一般，硬说这种生产关系是永恒的和不变的，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绝对化了。这样，李嘉图所论述的经济范畴就不是历史现实的抽象，而是和历史现实相脱离的东西了。第二，由第一个缺点又产生了李嘉图方法论上的第二个缺点，他的抽象法又表现为一种没有足够的抽象力的方法，他不能循序渐进地去说明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由于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抽象为生产关系一般，把它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因而他在研究经济范畴时，就不是在运动中，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中去探求它们内在的经济规律，而是跳过了必要的“中项”，用直接方法去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相互间的关系。因此，李嘉图必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他的学说终于遭到了破产。可是，马克思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仅同十七世纪经济学家走过来的道路相反，而且也不是简单地沿用了古典学派的抽象方法。马克思不仅继承了古典学派在方法论方面的合理的因素，而且也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在方法论上所暴露出来的阶级局限性，批判了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革命

利益出发，根据他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制定了一套十分严谨而完整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是把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高度统一起来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制定和它在《资本论》中的杰出运用，是马克思对认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

（2）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

马克思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正像他自己所指出的，它“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和它在《资本论》中的运用，我们首先需要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的“抽象”和“具体”进行必要的说明。

第一、二重意义上的“具体”。根据马克思在《导言》第三节中所阐述的内容，清楚地告诉我们：“具体”是有两种存在形态的。因此，必须从二重意义上去理解它。我认为应该将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具体，分为“现实的”具体和“精神上的”具体。所说“现实的”具体，就是指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世界，从政治经济学来看，就是指现实存在着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及消费关系。这个现实的具体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现实社会存在。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可是，精神上的具体却不是这样，它对于现实的具体来说，乃是第二位的东西。它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具体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分析等思维活动之后，从理论上加以复制出来的；再现出来的具体。它是经过辩证认识过程所得出

来的理论结果，是观念上的东西。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由此可见，这两个具体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却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的。我们在学习《资本论》时必须对马克思指出的这种具体的二重性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否则就会把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出发点和从理论上叙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出发点给混同起来，把“由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给混同起来，从而模糊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

第二、经济范畴的抽象性。作为“精神上的具体”被再现出来的各个经济范畴，不管它如何本质上反映客观存在着的生产关系，但是，它们对于现实的具体来说，却都是抽象的概念，它们都只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运用这些从现实的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概括出来的经济范畴进行判断推理，分析和综合，最后在精神上、理论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给再现出来的。当然，这个作为思维的最后结果的精神上的具体整体，绝不是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什么“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发运动的思维结果”，而是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的最深刻的理论反映。

第三、单就经济范畴本身来看，虽然都是抽象的概念，但是由于每个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生产关系的方面不同，程度不同，因而它所包含的规定性就有多有少。例如价值、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利息和地租就是这样。所以，根据它们所

包含的规定性的多少，又可以把它区分为简单范畴和复杂范畴，或者叫做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马克思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中，所说的“抽象”和“具体”，我认为就是指经济范畴中的简单范畴和复杂范畴说的。例如，价值和地租这两个经济范畴，按其中所包含的规定性的多少，按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的复杂程度来说，即它们所表现的阶级关系的复杂程度来说，可以认为价值是简单的、抽象的经济范畴，而地租是复杂的、具体的经济范畴。因为价值所反映的只是两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而地租所反映的则是包含地主、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几个方面的复杂的生产关系。

第四、抽象范畴的相对性。政治经济学中的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只有相对的意义，是一个范畴同另一个范畴相比较而言的。它并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抽象和具体。例如，剩余价值这个范畴，它对于价值来说是较为具体的范畴，但它和平均利润、企业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相比，它又是抽象的范畴，而后者则是具体的范畴。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关系也是如此。

以上几点，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时所应当注意的。

(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原因

马克思为什么要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这种方法的采取是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

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为《资本论》规定的研 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那么，怎样才能把经过研究所发现的客观经济规律阐述清楚呢？通过什么方法或者通过什么形式才能运用已经抽象出来的经济范畴，进行判断、推理，从而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给以正确的全面的说明呢？马克思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不同性质的事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经济规律是生产关系的本质联系，经济范畴则是这些生产关系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表现。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它不仅有基本经济规律，而且还有决定某一方面的其他经济规律，而且它们在经济运动中又是彼此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为了在整体上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给描绘出来，就必须在形式上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先从最基本的也是最抽象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分析开始，然后再逐次分析更加具体的经济规律，最后则在综合的形态上去论述它。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的规律的阐述就是如此。

第二、从认识过程来看，也必须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经过感性认识，到达理论认识阶段。理性认识的特点是人们经过思维活动，对大量的感性认识材料进行加工，实行一系列的分析和综合。在政治经济学上，这个过程就表现为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矛盾实行一系列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具体的说，就是：首先，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一种具体运用形式。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是从商品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普遍性出发，以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作为指导，然后再去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特殊性。例如，马克思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是先从商品一般分析开始的。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时也是先从劳动过程一般分析开始的。这时是把资本主义因素暂时抽象掉了。同时，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时，又总是抓住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而把次要矛盾暂时抽象掉。主要矛盾分析清楚了，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对于资本主义交换和分配，剩余价值生产对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和瓜分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时，暂时把与问题无直接关系的处于次要矛盾地位的交换和分配抽象掉，放在第二、三卷去处理。只有如此，才便于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规律的运动形态。其次，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是彻底揭示生产关系本质的方法。我们知道，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但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本质往往为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掩蔽，使人们不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因此，为了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在经过研究过程已经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之后，在叙述或说明时，也必须先在最一般最抽象的形态上，即在摆脱了各种现象所掩盖的形态上去表述本质，然后再逐步由本质上升到接近社会表面的现象上去。当然这些接近社会表面的各种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已经不是杂乱无章的一堆社会经济现象了，而是已经被认识了本质的，有着内部的联系的统一的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中，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他先是在最纯碎的抽象形态上来考察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而没有马上去分析利润和利润率。因为后者掩盖着前者，只有把前者叙述清楚，才能对后者作正确的说明。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通过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质的东西。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的形式即利润，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资本论》第三卷第51页。）在分析资本积累时，马克思也指出：“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又说“对积累过程的纯碎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构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资本论》第一卷第620页。）再次，为了揭示经济现象间的本质联系，也必须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首先对抽象的，简单的范畴加以分析论证，然后再一步一步的逐次由简单的范畴向较为复杂的、具体的范畴过渡。否则，如果一下子把最本质的东西和它的各种转化形态直接联系起来，那就会弄不清它们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的而且还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因为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往往是矛盾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更是如此，如果不能把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许多中间环节一一加以论述清楚，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要想正确理解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能的。李嘉图正是在这点上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李嘉图直接把价值和生产价格，价值和地租联系起来，而缺少了许多“中项”的分析，表现了没有足够的抽象力。而马克思却成功地，一步一步通过许多“中项”的分析最后彻底地解决了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

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资本论》第二卷第15页。）怎样才能把这些中间环节论述清楚呢？从逻辑的行程来看，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要采取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叙述方法来加以解决。由此可见，人们要想认清各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只有运用这种叙述方法去逐步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马克思所以要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还由于这种方法是和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总是从比较简单的生产关系发展到比较复杂的生产关系，因而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也必须按照由简单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来加以说明和论证。恩格斯指出：“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从简单商品分析开始，因为它在历史上是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之前先分析货币，因为货币在历史上是早于资本而存在的，它是资本的出发点。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建

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所建立的这个叙述方法，它不但与十七世纪经济学家所采用的错误方法正相反对，而且也和古典学派的抽象方法有根本性质的区别。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形式，这种叙述上的逻辑顺序是真正能够从精神上、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给再现出来，给再生产出来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二、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结构都是按着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运用，首先表现在《资本论》整个结构的安排上。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共分三大卷（第四卷是《剩余价值学说史》，这里暂不谈它）。第一卷是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种研究范围的划分，虽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但是，不能不说“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在这里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版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长期的、深刻的研究，所以他早已确切知道，这个社会是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即建立在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上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资本的运动过程，就其实质来看，不外是剩余价值的运动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它在剥削阶级内部如何进行瓜

分的过程。可见，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极其复杂的，正像马克思所说，是一个“浑沌的表象”，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瓜分活动是同时并存的。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同时进行的。这些剥削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来提高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来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在各个剥削者集团之间，为了瓜分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更是互相竞争、尔虞我诈地互相争夺，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究竟应该从何处着手，怎样一步一步地、系统地、科学地、全面地运用已经抽象出来的经济范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联系，从理论上给反映出来呢？马克思根据在社会生产总休中，生产居于支配地位的原理，确定了首先要从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来开始其逻辑的行程的。只有把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的真实情况给揭露出来，证明剩余价值不外是工人的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资本主义占有形态。那么，整个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的深刻根源就会被揭示出来。这样，就为以后对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前提，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就需要暂时把那些与生产过程分析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因素都抽象掉，设立各种的理论假设。例如，为了在最纯粹的形态上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要暂时把影响这种分析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和分配过程撇开。假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出来之后在流通领域里都能够顺利地实现它的价值，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并能重新购买到资本

家继续再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且假定，剩余价值是被产业资本家所占有。而把产业资本家之间，以及和其他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使利润平均化的过程都存而不论，这样，《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的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工资规律、积累规律的分析和叙述，这都是在最抽象、最纯粹的形态下进行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是第一卷的直接继续，因为资本的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未曾完结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生产过程必须由流通过程来补足。第二卷所要研究的对象，就是第一卷暂时抽象掉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即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详细分析了剩余价值在资本循环和周转中是怎样实现的，都有那些因素影响资本循环和周转，从而直接影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并间接影响到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就进一步揭露出：在资本的加速周转中，资本家是怎样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的。当然，第二卷并不是单纯地分析流通，是在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的统一中来考察流通过程的。但是，《资本论》第二卷毕竟还只是对这个统一过程作一般的考察，关于资本运动的各种具体形态还是暂时把它们撇开了。因此，在第二卷中叙述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较之第一卷所说明的问题虽然已经上升了一步，虽然已经是更加具体了。但它和第三卷所要研究的问题相比较，则还是比较抽象的，还没有在理论上把资本主义整体给完全反映出来，还没有完全接近资本主义的现实。因此，理论的分析，逻辑的行程还要继续前进或上升。

《资本论》第三卷是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态的，即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各剥削集团之间进行瓜分的。首先，马克思

通过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分析，揭示出被剥削的雇佣工人不仅和直接雇佣他们，剥削他们的产业资本家处于对立的地位，而且还同整个产业资本家处于对立地位，因为这个剥削集团他们通过竞争共同瓜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可见，资本主义剥削并不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

其次，通过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的分析，还揭示了无产阶级不仅同产业资本家集团相对立，而且还同其他剥削集团相对立，因为这些剥削集团也参加了剩余价值瓜分。从而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作为阶级团结起来通过革命打倒整个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使自己和全人类获得彻底的解放。这样，马克思就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的分析。这时逻辑的行程就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理论所反映的则是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整体了。马克思就是这样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通过思维掌握现实的具体，而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这个从理论上再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已经是一个能够使人们认清其本质，看清其内在联系即经济发展的规律的整体了。这正像马克思在第三卷开头所说的那样：“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引者）的一般的考察。相反的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